

論清代詩人鄭珍

魏 仲 佑

鄭珍的時代比龔自珍晚十二年，雖然時間有先後，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，却屬於相同時期，龔氏死於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當時鄭珍三十三歲，自珍生前關心的問題，像：西方文化入侵的問題，鴉片為害的問題、科舉制度僵化的問題、財富兼併的問題等等，在他死後，亦即鄭珍、金和的時代都逐漸加劇而引發國家的大變亂。而文學的環境，「同光詩」已漸成風氣，這種詩風先是在理論上由桐城派學者方東樹在他的「昭昧詹言」提出了宗主杜甫、韓愈、黃庭堅的主張，同時他主張把桐城古文的章法做為構成詩篇的詩法，所以他說：「詩、文與行已非二事」（詹言卷一），可說在理論上已為「同光詩」訂下一個標準。其後何紹基在理論上又加以進一步發揮。而實際創作上，則由曾國藩的大力倡導，而發揚光大。（註一）正如陳衍說的：

有清一代詩宗杜韓者，嘉、道以前推錢籀石侍郎，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、祁春圃相國，而何子貞編修，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門，益以莫子偲大令，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、天寶、元和、元祐諸大家為職志……蓋 學人詩人二者為一也。（「石遺室詩話」卷一）在此數語中，已為「同光詩」描繪出清楚的輪廓。鄭氏居此派詩人之中，一方面是程恩澤的門人，也是何紹基的同門，又是莫友芝的至友。在這種關係之下，他之成為「同光詩」派中人，想來也無可避免。

郭紹虞的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中，關於「同光體」，認為清末發展成「同光體」，是由於兩個因素：一是文學關係，一是時代關係。（註二）不過，當檢視「同光體」詩人的作品，却發覺他們的詩反應時代的，並非很普遍。如果說郭氏所謂「時代關係」，只取其廣義而言，也就是看他們的詩有否反應時代之情感，而不必一定指其描寫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等的具體事件，則郭氏此說又覺沒有意義，因為如此一來，一切詩皆關係到文學與時代，不僅同光體而然。而鄭珍的詩歌多寫時局動蕩之苦，由個人的困境到社會，國家的困境，一一呈現於詩中，在「同光詩」中可謂極特別的詩人。

「同光詩」的特色，前已說過，是宗主杜、韓、黃，是主張學問與詩合一，是以散文的

章法爲詩法，以這三點，與從事新詩運動的梁啓超、黃遵憲等人可謂相去不遠，何況在清末歷史變動時期人們所以重視鄭珍者，在於他的詩能反應社會的變動，能寫出動亂的時代一般平民的心聲，這也正是新詩運動的理想之一。所以梁啓超在其「清代學術概論」才加以推崇，他是清末詩風變革的先驅者，應無問題。

一、鄭珍的生平

鄭珍，字子尹，號柴翁，別號五尺道人。先世爲江西吉水人。明萬曆間，其七世祖爲劉廷部將，隨軍來播州平亂。亂平，遂定居於遵義。（註三）其家由祖父學山開始讀書，學山爲縣學生。父親文清，字雅泉，曾應秀才試，不售，即絕意功名。父、祖二代並精醫理，常以醫術救治鄉里，爲里人所敬仰。但由於文清性情清高，喜埶養花木，以醫人受酬爲恥，而致教家道中落，淪於赤貧。

鄭珍生於嘉慶十一年（一八〇六），自幼生活極貧困，十四歲之年，因「里氛惡」，而遷居外家附近，而常受外家接濟。（註四）雖然家境極壞，但由於母親黎氏，出身書香家庭，對他讀書求功名，一直寄于很高的期望，因此，自幼受極嚴格之督促。外祖黎安里，曾任山東長山縣令，嘉慶三十一年已致仕在家。長舅黎恂，進士，當時任官浙江桐鄉縣令，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外祖過世，黎恂返里丁夏，攜回大批書籍。鄭珍便就近在舅家讀書，並受其教誨，極奮發苦讀，不數年讀盡舅父之藏書，而奠定學問之基礎，舅父以其奮發上進，遂將長女許配他。道光三年遵義名儒莫與儔，由知縣調任遵義府學教授，鄭珍前往受業，而有機會認識與儔子莫友芝，而以學問相切磋，而成爲生死之交。道光五年，二十歲，被選爲直州貢生，受到學使程思澤特別的賞識，至以漢代貴州賢者尹道真相期許，並命其字爲「子尹」。程爲阮元門人，精於樸學，鄭珍做學問的方向與爲學的態度均受他的影響。

道光六年，鄭珍二十一歲，以貢生的身份入京應試，結果失敗。此程他於二月四日從家鄉出發，八月返抵湖南，正好程思澤調任湖南學使，即往長沙任所探訪，遂留在長沙至年底始返家。這回北方之行爲他平生第一次遠遊，（註五）對於增廣見識，開擴視野均有大裨益。他在沿途都有詩篇，最值得注意的，是他離長沙時有「留別程春海先生」一篇，詩中很清楚的表現了他的詩學觀念，即：反對世俗「學語小兒強嘍咿，雕章繪句何卑卑。」的學詩態度，他認爲詩應該是「搗爛經子作醞臠」，或是「一串貫自軒與義，下訖宋元靡參差。」換言之，學習作詩，首先要厚實學問的基礎，以學問的內涵自然的表現於外，才是好的詩歌，這樣的詩學觀念，無疑是「同光詩」的詩學觀念，而鄭珍之所以有如此的體認，詩中已明白的告訴我們是得自程春海的影響。而學問的方面，據「清史稿列傳」云：

恩澤詔之曰：爲學不先識字，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。珍於是感服，益進求諸聲音文字之源，與古宮室冠服之制。……珍師承其說，實事求是，不立異，不苟同，即已洞知諸儒者之

得失。

可知他之受程恩澤影響，不僅在詩學一端，為學的方針，為學的態度也都受其影響，是鄭珍一生中少數影響他最大的人之一。

自長沙返里之後，有很長的時間未出遠門，其中又兩度鄉試失敗，但讀書漸有進境，尤其對許慎說文有很重要的發現，並完成一些有關的著述，而成爲貴州之名學者，道光十七年，遵義縣令白德享聘他爲「啓秀書院」講席，並受知於遵義知府平翰，遂進而與他洽商撰修遵義府志之事。這年秋天，應鄉試，終於獲選，成舉人，三十二歲，隨即於該年年底與莫友芝結伴入京，以應次年的春闈，這次赴考是以舉人身份應考，持有「火牌」，凡經驛站均有官方供應交通工具及口糧，旅途較爲順利，但到了京師却一切不如意，先是鄭珍得了風寒，後又受到別人的排斥，據莫友芝的說法「戊戌春官，余與巢經逆旅對牀，閉門賞折，未及兩月，外議沸起，厭物之號，徧於京師。計吾兩人，初未嘗敢忤一人，惟是語言拙訥，應對疏野……」（註六）當時鄭珍也有絕句兩首云：

莫五瑤廠回，又回瑤廠路，似看衙書鼠，寂寂來復去。安排六個月，償足二萬里，已過春中間，看看到糶子。

由此可知當時生活之況味。此科二人雙雙落榜。

返鄉之後，即著手「遵義府志」之纂修，並住進府署「來青閣」。修志的工作，鄭主其事，莫副之。遂開始整理文獻、碑銘、遺物，然後進行撰寫，過程中也發生一些波折，但終能一一克服，二十一年工作終於完成，付梓，印行。結果該志風靡一時，世人且比之爲「華陽國志」。但其母親黎氏，却於前一年去世，鄭氏一生受母親影響最大，由於家貧，他求學的一切費用都仰仗母親辛苦工作去籌湊，爲藏購書籍，母親當年的嫁粧變賣一空，最重要的，母親自幼激發他，鞭策他，才使他日後學問有很大的成就，此中辛酸，在他的「母教錄」中寫的極深刻感人。因此，他一生科場來去，主要是要求得一官半職以慰雙親，尤其是爲報答母親一生的辛勞。其實，他在連年科場失利之後，對求功名之生涯已感厭倦，如戊戌年春闈，行前有「出門十五日初作詩黔陽郭外」三首，其第二首云：

第名公家言，其實只求飽，一飽寧必官，吁嗟遠行役。思便自此歸。輾轉不能得。事非盡由已，徒念山中石。強歌不成歡，假臥不安席。夢醒覓嬌兒，觸手乃船壁。我本窗下人，胡爲異鄉客，身世難盡言，去去自努力。（卷四）

詩中充滿科場求官的無奈，畢竟事非盡能由已。蓋古人求功名，除爲自己，也爲家庭，也爲報答親恩。而鄭珍報答母親的情懷特別強烈，所以這種情懷常不經意的在他的詩中流露出來。如「史勝書以秋澄畫菽圖乞題」一篇便是如此，詩云：

平生我亦頑鈍兒，家貧讀書仰慈母。看此寒燈照秋卷，却憶當年庭下時。蟲聲滿地月上牖，紡東鳴露經在手。以我三句兩句書，累母四更之更守。長成無力慰苦心，白頭待哺仁人

林。……（卷四）。

道光二十四年又是大比之年，雖母親已過世，但父親文清公尚在，只好勉力入京應試，一入京即得重病，九死一生，病中數度昏死又復甦，直到大比之日猶未痊癒，遂扶病入場屋，呈白卷而出。七月返抵家鄉，年底文清公病逝，從此鄭珍絕意仕進。惟該年，大挑，被選為二等，以教諭任用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，任古州訓導，兼榕城書院主講，為期未滿一年。此後居家、讀書、著述、教導子女，閒餘或種木堦花，生活悠閒，但家境日漸窘迫。三十年復出為鎮遠訓導，次年夏又解任返鄉。咸豐四年，被選為荔波縣訓導，這是官方正式之任命，當時鄭珍四十九歲，晚年得此微官，不免感慨繫之，有詩云：

為口求官三十年，論資且足買山錢，千金大物方歸手，八品高階等上天，教澤敢承毋飲水，家人已羨荔波煙，乾坤漠漠干戈滿，恐此頭銜亦枉然。

詩中對晚年得此微官充滿矛盾的心理，去就之間尚無定念，但就在此時，鄰縣，亦遵義府轄屬的桐梓縣，發生楊隆喜之亂，亂事日漸逼近遵義縣，為避難之計，終於全家遷往荔波，就任訓導之職。然而，到荔波僅數月，都勻諸苗族又告叛變。咸豐五年，八月，亂事逼近荔波，九月初，城被圍。適縣令蔣嘉穀臥病，鄭珍遂代領軍務，開城迎敵，殺賊百數十人，追擊三十餘里而還。及至縣令病癒，交還兵權，即攜家避難於省城，此時賊勢更加猖狂，四處流竄劫掠，遵義子午山故宅亦遭波及，藏書半為灰燼。無家可歸，遂暫借住於省城啓秀書院，並主講於湘川書院，至同治元年始得返鄉。三年因祁雋藻之荐，朝廷准以知縣徵用，配派於江蘇省，但他當時已染患口疾，無法就任，同年九月十七日病逝於故鄉，年五十九歲。

二、鄭珍之學術及詩觀

鄭珍之著作已刊行者，凡：「儀禮私箋」八卷、「輪輿私箋」二卷、「說文逸字」二卷、「說文新附字考」六卷、「汗簡箋正」八卷、「鄭學錄」四卷、「巢經巢經說」一卷、「巢經巢詩鈔」九卷、「巢經巢詩後集」四卷，另外，「巢經巢文鈔」、「親屬記」、「母教錄」、「標繭譜」、「無欲爾詩注」、「臯氏為鐘圖說」均若干卷。又「遵義府志」四十八卷、「播雅集」二十四卷為貴州省文獻所繫。若加上未刊行著作，總數達在二十種以上。其一生五十九年，但真正對學術有所認識，則在三十歲受知於程恩澤之後。又後十年則在寇亂流徙中度過，則所餘不及二十年，而其中應試科舉又耗去許多時日，餘下時光可謂有限，但他以有限的光陰，完成如此龐大的著作，其勤奮與專心可想而知。

又由以上著作來看，詩文之外，樸學為主要，而樸學之中文字之獨最多，其次為歷代制度。這是受程恩澤的影響，這一點前文已說過，不再贅筆。

鄭珍的學術先是師承程恩澤，之後，在遵義府學湘川書院受教於莫與儔，而「與聞國朝六

七鉅儒宗旨。」（註七）。這是學術上最影響他的兩人。程氏爲阮元門人，莫氏亦爲嘉慶己未科，阮元選拔之人。該科以阮元、朱珪總裁試務，所選的人才，像：姚文田、王引之、張惠言、郝懿行等，後皆以樸學大家聞名，莫氏在師門之中所受影響，不問可知。而後鄭珍又同受程、莫二人之影響，則鄭氏學術之源流已非常清楚。

鄭氏無疑是一位樸學家，也是中國西南之鉅儒，據當時的記錄，世人正是如此看待他，然而，清末民初之後，他學術的成就却不受注意，而被視爲一位轉變風氣的重要詩人，此爲極有趣之現象。

中國傳統知識界向來是辭章與學術分途，即：有聲望之學者通常不會有辭章之地位，反之亦然。但清代中期之後，却有一些人試圖橫跨兩者而並進，如：祁雋藻、程恩澤、莫與儁、曾國藩、何紹基、鄭珍、莫友芝等皆是。像鄭珍，其學術之成就自應予以肯定，而其詩歌亦爲同光體重要作家之一。所以，我們認爲有必要對他的詩學，做進一步的瞭解。

事實上，鄭珍一生並無留下有關詩論之文字，不過他的詩集却有兩篇詩，透露一些關於詩的主張，其一爲二十三歲遊湖南長沙程恩澤處，臨別的「留別程春海先生」（詩鈔卷一），其二爲四十歲，古州訓導，臨去任「論詩示諸生」（詩鈔卷七），詩如下：

留別程春海先生

我讀先生古體詩，蟠虬咆熊生蛟螭。我讀先生古文詞，商敦夏卣周尊彝。其中涵納非涔蹄，若涉大水無津涯。搗爛經子作醢臠，一串貫自軒與義，下訖宋元靡參差。當厥興酣落筆時，峭者拗者曠者馳，宏肆而奧者相隨。譬鐵勃盧鐵蒺藜，戛摩搗擦爭撐持。不襲舊壘殘旄麾，中軍特創爲魚麗。此道不振知何時，遂爾疲茶及今茲。學語小兒強嚅啞，雕章繪句何卑卑。雞林盲賈斯爲欺，傳觀過市群夥頤，厚顏亦自居不疑。閒有大點奮其衰，鼎未及扛臄已危，其腹不果則力羸，其氣不盈則聲雌。固宜宛轉呻念尸，非病夸毗卽威施，黃鐘一振立起痿。偉哉夫子文章醫，當今山斗非公誰？……

這篇告別恩師的詩，其中主要在敘述作者自己師門受教的心得，他瞭解了詩必須「搗爛經子作醢臠，一串貫自軒與義，下訖宋元靡參差。」換句話說，詩人必須融會經典的文字爲其詩的文字；也融會經典的道理爲詩的內容。另外，也提到詩要有淋漓的精神，也要有法度，這一切都由詩人充實學問內涵而來。總之，詩歌以學問的內涵爲其必要的基礎，否則必致「腹不果」、「氣不盈」而流於浮夸不實，或無病呻吟。關於這一點，下一篇說明得更清楚。

論詩示諸生

我誠不能詩，而頗知詩意。言必是我言，字是古人字。固宜多讀書，尤貴養其氣。氣正斯有我，學瞻乃相濟。李杜與王孟，才分各有似。羊質而虎皮，雖巧肖乃僞。從來立言人，絕非隨俗世。君看入品花，枝幹必先異。又看蜂釀蜜，萬蕊同一味。文質誠彬彬，作詩固餘事。人才古難得，自惜勿中棄。我衰復多病，骯髒不宜世。歸去異山川，何時見君輩，

念至思我言，有得且常寄。

此詩勸諸生，作詩要先讀書養氣而外，更進一步的說明其道理，他說作詩之所以要有學問的基礎，就如同要開美麗的花朵，須要有好的枝幹；又像蜂要不吸取萬種汁液便不能釀出甜美的蜜液。

總之，鄭珍以為作詩不僅是排比辭藻、調和聲律的問題，因此學習作詩，不可只拿古人的佳作呀呀學語般的模仿，而必須先充實學問，並涵融人世間許多道理，而變化其氣質，如此所作詩才是真正的詩。這樣寫成的詩，不是為誇示其玄思妙想，而是讀書人「立言」的另一種方式，所以他才說「從來立言人，絕不隨俗士」，既把作詩當成立言的方式之一，便也不在乎詩是抒發情感，抑或表達思想，抑或進行議論了。

三、不遇的苦吟與離亂的悲歌

鄭珍留下的詩歌凡：「巢經巢詩鈔」九卷，四百九十二篇，「巢經巢詩鈔後集」四卷，二百六十二篇，共七百三十四篇。

古人作詩，往往為怡情養性，或為交際應酬，真正有血有淚的作品，未必很多，鄭氏也未能免於此習。他現存七百多篇作品中，怡情、交際之作又佔其多數，而他最有價值的作品，乃是那些「遭時世之亂，極人生之不堪」的詩篇。下面抄數首，說明其背景，並加以簡單的分析。

(一)貧窮人家的期望

他家除貧窮之外，人丁亦單薄，他二十四歲得長男，但數月即夭折，二十六歲又得次子，名知同，乳名阿卯，次年周歲，有詩。

阿卯晬日

貧人養兒女，其苦安可言。計日喜存活，及歲能無歡。我非無犬男，天不與我乎。逾年幸舉汝，吾道方艱難。萬卷不能炊，一錢丐人難。汝願生健食，飢啼可勝憐。（詩長暫略）

（卷二）

這道詩由兒子的晬日，寫到家族的歷史，因為作者綿延家族後代的希望寄託於這小孩身上，因為他家一向是丁口單傳的家庭。另外，他希望將來阿卯能「騰身九霄上，袍笏光且鮮，一生免長餓，親戚分唾殘。」即為家庭帶來榮耀，也帶來富足。詩中充滿歡欣之情，但也令人感到窮苦人家之可憐，他們竟把希望寄託這小孩，畢竟小孩僅週歲，將來是存是夭，是賢是愚，尚在未定之數。但家境如此窘逼，不抱希望又能如何？讀來令人心酸。是一篇感人深刻的作品。

(二)千里求官之辛酸

他三十三歲，第二次入京應試，失利返鄉，同行是他長舅，亦岳父黎恂，途經湖南武陵，已近家鄉有詩。

已過武陵

記我出都門，榆柳未知春。行得山水綠，望家如隔鄰。隔鄰未及到，人情覺已親。匪獨人情親，吾亦愛吾身。萬里雖無功，生存還二人。風水見我憐，雲日亦相因。監泛已去眼，幾日銅江濱。在遠只知家，家近始念貧。預愁小兒女，不解諒苦辛。入門索包裹，側側傷吾仁。（卷三）

第二次京師考試失利，詩中還看不出失敗的心酸，惟旅費用盡，無力為兒女購買禮物，怕有負兒女之希望。這是鄭珍為人細膩之處，也是他詩中細膩之處，另外，幾首詩紀錄與遠適他鄉的姊妹見面，都有這類細膩之親情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癸卯，三十八歲，年底自貴陽出發進京以應次年之會考。臨行有「貴陽寄內四首」（卷六），其第一首云：

六年不試北風寒，又歷人間行路難。慰別漫云成仕宦。出門只解望平安。沉陰累日天如合，積凍迷岡歲欲闌。辛苦未旬吾已倦，計日八十到春官。

這是他最後一次入京，詩云「六年不試北風寒。」蓋有一科正在守母親之喪期間，未曾應考。這一年喪期已過，但老父尚在，不得不繼續求祿以養親，而詩中已可看出，萬分不得已的心情，特別是此詩作於臨發之前。更可見其心灰意懶，對科舉生涯厭惡已極。此科鄭珍一入京師，即得重病。雙眼幾乎失明，只得交白卷而出。

(三)動盪與流徙

咸豐四年，貴州桐梓縣發生楊隆喜之亂，桐梓為遵義鄰縣，亂事漸波及遵義，正好鄭珍被選為荔波縣訓導，於是準備全家移居荔波上任新職，也為避亂。從此開始他動盪迷離的晚年。下面一首紀他家移居前的準備工作。

棄穀

曩郡穀一石，中價二兩銀。十年賤及半，亦已傷農民。今乃至六錢，售者且無人。輕糴豈所願，日夕憂賊氛。常恐劫掠至，猶勝俱無存。苟非目前計，兩值豈復論。物理極必反，至賤貴所因。老氏亦有言，兵後凶年臻。賊徒至郡下，科歛已二旬。兵食盡官貯，賊口空鄉困。待掃蜂蟻場，公私寧不貧。我囊久空澀，粥料方升新。亦慮落人手，密棄防見聞。暮共鼠掘穴，朝與兒埋盆。惟其億不中，亂靖無飢呻，過求亦何害，不妨空苦辛。（後集卷一）

穀物極粗重，不易隨身遠行，幾經考慮，終決定埋藏地下，以防萬一。由詩中可見，大亂之來，民衆求生之不易。又此詩除用韻與五字一句之外，其文字都是文從字順，幾乎與一般散文之文字無二。

咸豐五年初到達荔波任縣學訓導，但僅數月，都勻苗族又告作亂。（按：荔波縣亦為都勻府屬。）苗人攻勢一波波湧至，九月城被圍，鄭珍曾代縣令蔣嘉穀領兵怯敵，隨後攜眷逃出亂中之荔波。逃亡沿途極辛苦，每到一處都有詩篇，該年十月十六日蔣令陣亡，消息傳來，鄭珍極為震怒，有詩：

狄苗生狄一時變，兩月恃者三百練，鎧倉攫室亦已無，勢不死守即戰死，嗚呼！大吏坐視如不知，一令死若殺一雞，天令若輩斷黔國，君職已盡何啼為？（後集卷二）

同月二十日，友人劉芝山領兵禦寇中槍身亡。後二日芝山弟芝文率部出城為兄復仇，賊尸疊積幾達牆之高度，並得將蔣令及芝山之遺體運至廣西南丹，其詩云：

嗚呼世禍知未已，無用不死有用死，平生千里不留行，兵事好還爾何爾。季也縞素揮雙刀，兩棺捲過血漲濤。匹夫報友報國盡於此，孰要天子知其勞？（後集卷二）

這兩首詩，因兩友人之殉國，感到異常的哀痛與憤怒，以致像「無用不死有用死」這類憤激不平的話，毫無保留的脫口而出，這種露骨寫法，以傳統詩評「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」的角度來看，固然不算好詩，但以作者當時面對如此悽慘的人間災難，如此寫法，豈不及覺真情之流露。這類詩歌在他最後十年的作品中相當多，像「餓」四首、「殺」三首、「疫」二首均是。（註九）

四 衰世的吏治

衰世的現象是官箴敗壞，制度廢弛，法律無法維繫社會之安定，於是賣官鬻爵、敲詐勒索、橫征暴斂、弱肉強食成為社會之常態，如此狀況下，一般人家求生已屬不易，更遑論功名之追求。面對如此現況，作者以漢魏樂府之形式寫下幾首極膾炙人口的詩篇。下舉二首以見一斑。

西家兒

西家小兒年十六，抱書過門哭訴我。不憂所學終無成。但恐學成空一生。州家久罷童子試，鄉貢長停鳴麗聲。處處賣官賤如土，阿爺祇識求科名。同學去年猶乞相，今日巍巍八綱上，榮身何必在讀書？學作貴人吾豈讓。雖云人多缺少取償難，但折十牛終是官。雖云丈夫致身貴選舉，十科舉人已空苦。有子留金焉用為？勸說宜從丈人所。嗟！汝小兒休歎呻，孔孟固應避錢神，便嗾汝爺排上兌，祇今三卯正需人。（後集四卷）

亂世讀書人致身的逼迫被堵塞，但財勢人家，不管其賢或不肖，只要用錢，其晉身之道依舊暢通無阻，雖然詩末作者出以玩笑之筆，但嘻笑之中自有噬胸之痛。

經死哀

虎卒未去 虎吏來，催納捐欠聲如雷。雷聲不住哭聲起，走報其翁已經死。長官切齒目怒瞋，吾不要命只要銀，若因作鬼即寬減，恐此一縣無生人。促乎捉子來，且與杖一百。陷父不義罪何極，欲解父懸速足陌，嗚呼！北城賣屋蟲出戶，西城又報縊三五。（後集四卷）

這首詩把地方官橫征暴斂的惡狀刻劃得入不三分，令人髮指，與此同類的作品尚有「僧尼哀」、「抽釐哀」、「南鄉哀」、「紳刑哀」等，這幾首詩，形式上，都很相似，都是用樂府民歌的形式寫成，整首詩寫一個故事，故事中有對話，詩的末尾二句都是作者的話，而且作者的話前面都有感嘆語，如：「嗟」、「嗚呼！」之類，可見作者惋嘆時局之情。

這類作品的故事，多半出於虛構，而所寫的社會問題，却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。所以，寫作這類詩必須要作者敏銳的洞察力及對整個社會的關懷之心。另外故事要一番經營，詞句與聲律要費心去安排。總之，不管藝術上，或反應時代的意義上，這幾篇是他詩中的精金美玉。

四、鄭珍詩的風格與評價

劉大杰說：「鄭珍由他個人的悲苦，擴大成爲整個社會的悲苦。」（註十）不錯，他的人生是如此，他的詩也正是如此。所以，憂愁、暗淡、灰心、無奈、喪志成爲他詩中的主要情調。

七百五十四篇作品中古近體幾乎各半。近體詩之用詞、句法、聲律都守傳統之規矩，內容以抒情爲主。無特殊感人之作。古體詩、五言、七言、樂府都有。語言上除偶用僻冷字外，少用典，即文典亦少見，事典則未見，與吳偉業「圓圓曲」句句用典自是不可用日而語。故其文字多文從字順，很接近文章用語。內容則有敘述歷史事件、敘述人物的行誼做爲，議論事理等等。另外也以近體詩連章而敘述事情，如「圍城寄莫友芝」用五首律詩（後集卷二），「自清明入都遇風寒」以六首絕句寫成（卷七）均是。他的作品以反應時局之作品較有價值，其中尤以前引「西家兒」之類最爲突出。

雖然鄭珍平生多次入京，但每次都匆匆去來，其真正活動的地方，只在貴州一帶。文學是生活的反應，因此他的詩在內容的廣度與深度上，自然比不上半生京官的龔自珍，更比不上十數年外交官、閱歷很廣的黃遵憲。但他的「巢經巢詩」應可算是道咸之際，中國西南一帶的詩史。

至於鄭珍對「詩界革命」有無影響，這一點頗不易下判斷。惟詩界革命的推動者梁啟超，在他的「清代學術概論」加以褒讚。又詩界革命的代表詩人黃遵憲，在創作上與他有共同的特性：一、他們都有意以詩歌爲歷史留下紀錄。二、他們除以古體紀事之外，也以近體連章紀事。僅憑以上雖不足以說明二者的關係。但無論如何清末詩風轉變的里程碑，則無可置疑。

附 註

註一：曾文正公詩集卷一「題彭旭初詩集後」。

註二：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下編六四三頁。

註三：見「年譜」嘉慶二十四年。

註四：「巢經巢詩鈔」卷一，「阿卯晬日」。

註五：內年譜可知。他八歲時曾隨父文清公到東山外祖之任所，但當時年幼尚不懂事。

註六：本文轉引自「年譜」道光十八年。

註七：清史稿儒林傳本傳。

註八：此九首收於「巢經巢遺詩」中，據年譜的撰者凌惕初說，此集乃將「巢經巢詩鈔後集」另加編次，並附進少數前兩集遺漏之詩篇。這九首均不見於前後二集。惟見錄於年譜同治元年。

註九：「中國文學發達史」下編四四九頁。

參考書目

- 一 巢經巢詩鈔 新興書局
- 二 巢經巢詩鈔後集 新興書局
- 三 凌惕初所撰「鄭子尹年譜」 商務印書館
- 四 清儒學案小傳
- 五 清代貴州名賢像傳
- 六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啓超 中華書局
- 七 石遺室詩話 陳衍 商務印書館
- 八 飲冰室詩話 梁啓超 商務印書館
- 九 中國文學發達史 中華書局
- 十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 粹文堂